



风云人物

清代风云人物 (二)
QINGDAIFENGYUNRENWU

ISBN 978-7-5441-5938-8



9 787544 159388 >

定价: 24.00 元



风云人物

中华百杰传

QINGDAIFENG YUNRENWU

清代风云人物 (二)

本书编委会 编写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清代风云人物. 2 / 《清代风云人物》编委会编写.

-- 沈阳 : 沈阳出版社, 2014. 6

(中华百杰传)

ISBN 978-7-5441-5938-8

I. ①清… II. ①清… III. ①历史人物—列传—中国
—清代—青少年读物 IV. ①K820. 4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8222 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沈阳富民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7mm×210mm

印 张: 12

字 数: 250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耿作军 焦 健 张 楠

封面设计: 盖哲锋

版式设计: 姿 兰

责任校对: 刘 洋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5938-8

定 价: 24.0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mail : sy24112447@163.com

本书若有倒装、缺页、脱页现象, 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目 录

年羹尧	3
雍 正	57
乾 隆	135
林则徐	223
曾国藩	301



清代风云人物（二）

年羹尧

年大将军戎马纵横西南，功高官显。而康熙一逝，雍正因忌隆科多，年羹尧在劫难逃。隆、年二人被诛事件，就成为一桩众说纷纭的公案。

年羹尧，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是湖北巡抚年遐龄的次子。年遐龄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希尧，一个叫羹尧。大儿子老实听话，也爱读书，很少让他操心。然而二儿子年羹尧却与希尧截然不同，自幼聪明绝顶，但也顽劣至极，难以管教，只喜动武，不爱学文。年遐龄是个文官，深知学文的重要性，为了使二儿子羹尧长大以后能成大器，四处求师。

开始，有几位老师应聘，但都因年羹尧顽劣难教离去，最后是一位隐姓埋名的文武全能的老人把年羹尧调教得让人心服口服。每天早上雄鸡报晓时开始，年羹尧就起来习武，用过饭后开始读书。这位老师不仅教年羹尧读《四书》、《五经》，而且还教他研读古代名将作战的战术、战略、行军、布阵。年羹尧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在书本方面进步很快。练武也从不疏懒，经过严师的调教，年羹尧在十六岁时，已经练成了一身功夫，并且不管在举手投足还是与人谈话之间，完全像一个读书人了。

年羹尧十六岁那年，与他那个时代的命运相同的是，仍摆脱不了父母的包办婚姻。这一年他与一位与皇室有着联系的姑娘结成夫妻。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年遐龄授任湖广巡抚。当全家

大小起程赴武昌时,年羹尧对父亲说,要自己出去见见世面。年遐龄答应了他的要求,但临行前对他说:“如今你是巡抚儿子,出门在外,一切要小心行事,勿做出不可见人之事,惹人笑语,一旦遭到物议、参奏,后悔莫及。”

年羹尧因文武全才,在外闯荡那几年常常行侠仗义,结交了一些江湖上有才干的朋友,像桑成鼎,张泰基、孝峻、“四刀侠”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尧进京赶考,考取进士,授检讨。康熙四十四年出任四川分试正考官。

康熙四十七年,年羹尧任广东乡试正考官。年羹尧无论是去四川还是去广东,在完成官任以后,都走访各地的名人志士,考察当地山川地形及风土人情,这为他日后的节节高升,奠定了基础。然而就在这一年朝中发生了一些大事。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热河发出一道谕旨,指责诸皇子挾辱大臣,“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也,岂知大权所在,何得分毫假人”。这时,他的第十八子胤禩病重,康熙急切要赶回北京,匆匆启程回銮,行至中途,迫不及待地决定宣布废掉皇太子。康熙召诸官,垂涕而谕:“今观胤禩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仍其恶愈张,如此之人,岂堪抚付以祖宗宏业。”于是废斥于咸安宫。

胤禩被废,储位虚悬,诸王子便争先恐后地出来争夺。皇长子胤禔也受康熙钟爱,常奉命出征,或处理政务,年长于太子,但因是庶出,未立为太子。胤禔废黜,他痴心妄想,以为按照“立长”的规矩皇冠会落到自己的头

上。他露骨地怂恿康熙杀掉胤礽，对康熙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表示自己可以下手，康熙极为恼怒，斥胤禔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皇三子胤祉又揭发胤禔曾请喇嘛用巫术镇庵胤礽，使胤礽精神失常。康熙相信皇太子行为乖谬，是由于胤禔的镇庵坑害所致，革去胤禔郡王衔，终身被监禁。

尽管这些事与年羹尧无直接关系；不过他还是密切关注着。

皇八子胤禩能量颇大，才具优长，善于邀结人心，他与大臣们、学士们交往密切，马齐、阿灵阿、王鸿绪、揆叙、鄂伦岱，都是他的知己。有一天，他经过一个相馆门前，看见相馆中看相的人很多。外面，挂着一个招牌，写着“张铁口”三个隶体大字。他就走进去，相面人张明德一看到胤禩进来，立即起身，恭敬相迎，并告诉他：以后定做皇上。张明德的话使胤禩的心蠢蠢欲动，于是他便向与他接近的大臣们示意，他有做皇上的可能。

一日，康熙问大臣，“谁可做太子？”议政大学士马齐、理藩院尚书阿灵阿、户部尚书王鸿绪等一致上奏，胤禩可立为太子。康熙是个头脑灵活、疑心较重的人，当他看到有这么多大臣保举胤禩，又联想到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作法的事，便疑虑大起，在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召侍卫内大臣、满汉大学士、尚书垂询道：去年朕躬违和，四卿等于众阿哥中，独保胤禩，胤禩获罪于朕，其母家微贱，岂可为皇太子？况且，胤禩、胤禔非乃为一党，胤禔曾奏言，若立胤禩为皇太子，渠当辅佐，可见彼等结党潜谋，早定于平日，是日先举胤禩者为谁？”后来当康熙查知是马齐领

头保举胤禩之后,震怒道:“马齐向来谬乱,如此大事,尚怀私意,岂非欲结恩于胤禩,为日后恣肆专行计耶!”于是着康亲王椿泰审鞠,拟立斩。皇上不忍,连同他的弟弟李荣保一并交胤禩看管。阿灵阿、王鸿绪纷遭罢黜。

面对朝廷上下的一系列变迁,年羹尧记在心里,接着便盘算日后该如何为官。

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年羹尧由侍讲学士授内阁学士,九日又擢升四川巡抚。这年三月,皇上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年羹尧升迁得如此之快,不知情者,认为是他年羹尧德才具佳,皇上赏识,其实,这些都是与皇太子位的争夺有关,只是因为皇上四子胤禛做得非常秘密不显眼罢了。

早在年羹尧在外闯荡那几年,便与皇四子结下了一段情,皇四子胤禛胆大、心细,对皇太子位觊觎已久,但他吸取了几位阿哥的教训,活动不太积极,但背后一直操练侍卫、邀结能助他之力的杰出人才,年羹尧就是其中的一个。

年羹尧于康熙四十九年春,抵达四川上任。在他任巡抚升辞之时,皇上曾谕勉:“四川苗民难处,性情不一,务须殚心料理,抚绥得宜,使之相安。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尔须使百姓相安,钱粮以渐次清查可也,此为四川第一要事。至于刑名,尤宜慎重,人命关系至大,审结之事,达部也难更改;若有疑处,即须驳审,尔当留心。地方武官,每获一小贼,辄张大声势,自以为大有劳绩。盗贼何处无有,但须严行

巡缉,不可将小事看大了。武官当勿令生事,然亦须稍留余地,使伊等养给其家。尔为巡抚,须文武和衷,不可偏刻。”在年羹尧叩头连呼“遵旨”时,皇上继续道,“为督抚者,不请托在亲之人,便是好督抚。汉军中督抚,如张长庚、白如梅、屈尽美、张自得、韩世琦、贾汉复等,皆以贪污致富。五十年来,朕所目睹,今伊等子孙零落殆尽,可见做官不善之报。必须念一丝一粒,民脂民膏,得一钱,须知从何处来。尔不可学从前汉军行事。总之,以安静为要。”皇上的这些话,年羹尧长记在心,并处处小心谨慎。行事,深得百姓及官兵的爱戴。

但是无论怎样小心,也躲不过一些小人的嫉妒与陷害。在剿灭罗都,收复平番卫之战时,年羹尧深思熟虑、周密安排,本欲带后援岳升龙,当得知岳升龙带兵出奇智胜时,便停军未进。年羹尧这样做,为的是一方面免得使兵卒徒劳,另一方面也免得与岳升龙争功。可以说这样做是极为适宜的。但由于川陕总督殷泰觉得年羹尧文武全才,可能会在某一天,除做文官以外,还兼摄武事,这样年羹尧会做四川总督,把他殷泰的权力分走一半,更有可能的是有一天年羹尧还会任川陕总督,不知会把他挤往何处,便上奏皇上,诬年羹尧停军平番卫,坐视不前。

皇上阅毕殷泰的奏章后,诏圣旨道:“岳升龙效力,殊属可嘉,巡抚年羹尧,系与提督岳升龙同往剿抚之人,乃畏避不行前往,着明白回奏。”

几个月之后,年羹尧停军平番卫之案在朝廷虽已平定,但随后又有一件岳升龙银子案使年羹尧心中大为不快。

岳升龙曾借用银子万两,这万两银子,岳升龙自己用过一些,但更多的银子,是用来奖励部下的,所以年羹尧准备把这笔帐一笔勾销,但殷泰不肯,硬是把此事奏闻皇上。

关于岳升龙银子案,皇上甚表关心,曾谕大学士:“年羹尧折奏称,提督岳升龙,借用藩库银一万两,臣等愿捐俸代还。此银系前任巡抚能泰、前任布政使卞和式擅行借给,其非固不待言,但岳升龙效力处甚多,伊等设法完结,亦无不可,乃年羹尧商云南总督殷泰,殷泰不允,故尔陈奏。以此观之,伊等必不睦,将来必似葛礼、张伯行,互相参揭矣。”

葛礼,是两江总督。张伯行,是江苏巡抚。

首先,张伯行疏参葛礼,说他“得银五十万两,徇私贿卖举人程光奎、吴泌等,不肯审明,请将葛礼解任严审”。

葛礼反参张伯行“诬臣私卖举人”,又参海上有盗,“张伯行畏缩不能出举,反诬陷张无隆通盗”,因而“拖毙多人”,“未能严拿贼盗,迟延命案”;且又“妄行参奏,有玷大臣之职”。

两人纠缠不已,曾有大臣前往江南调查真相,一些多是旧案,不了了之。

皇上曾经就满汉互参之事垂谕道:“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知守,果系无能。葛礼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

皇上把年羹尧与殷泰来与葛礼与张伯行旧事相比，使年羹尧处事更加小心一些。

与此同时，年羹尧十分注意太子的废立和复立。他常一个人想，如果太子复废，会立谁为太子呢？以往，他相信是立和硕雍亲王胤祯，但最近又闻皇上喜欢十子固山贝子胤禔，这使他大惑不解。

年羹尧虽注意朝中的事，但自己并未荒怠，他努力于本职工作，疏报川省成都等府百姓自有田地一万五千三百八十顷有余，照例起科，使府库丰足。

他还让密探在管辖境内各地行走，并且远赴打箭炉、邵阳、青海、西藏、蒙古、越卫等地，探听各种情报，包括地方官吏是不是尽职，是不是不清廉，蛮人是不是安分等。

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密探的情报：“各地突然之间，发生缺盐现象，陕西人叫苦连天”；“阿羊蛮的加巴、贯子正勤于练兵，对于打仗，跃跃欲试”；“庄浪县有一典史，姓朱名尚文亏空不少银子”。

年羹尧决定对于上述这些情况，一一查明，并行处理。

对朱尚文亏空公帑千两银子之事，年羹尧查明是朱尚文用来救人，表示情有可宥，他便自己掏钱去让朱尚文做木材生意，挣来银子悄悄还给县库，把亏空填补起来。后来朱尚文也成了巡抚府的人，由年羹尧出资专做木材、茶叶等各种大生意，所赚之银一是补充府库私银，二是用于公务。

年羹尧手下人查明闹盐荒原来是人为因素，是邵阳

的一个大盐枭从中兴风作浪。他放一些盐出来,就有盐;他不放盐出来,就缺盐;他要涨价,就涨;要跌价,就跌。年羹尧本来想对此人整治一番,但因郃阳地属陕西,只有殷泰有权管理,所以年羹尧暂且对此事压下。

当年羹尧忙于四川政务之时,京中也发生了一些大事。这些大事有关年羹尧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他一直在注视和关心。

首先,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和硕诚亲王胤祉、和硕雍亲王胤禛等,各获皇上颁赐银子五千两。

多罗贝勒胤禩,固山贝子胤禔、胤禔、胤禔、苏努笠,各颁银子四千两。

还有镇国公暴熙、吴尔占以及侍卫内大臣、近御侍卫等人,各赏银两千两、一千两以至一百两。

这是安抚。然后以皇太子胤礽有“乖戾之心”、“是非莫辨”、“大失人心”而二度废立。

皇上并御笔朱书谕诸王、贝勒、贝子、大臣,谕曰:“前因胤礽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朕在众前,曾言其似能悔改,伊在皇太后、众妃、诸王、大臣面前,亦曾坚持盟誓,想伊自应痛改前非,昼夜警惕。乃自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朕久隐忍,不即发露者,因向有望其悔改之言耳!今观其行事,即每日教训,断非能改者。朕今年已六旬,知后日有几。况天下乃太祖、太宗、世祖所创之业,传至朕躬,非朕所创立,恃先圣垂貽暴福,守成五十余载,朝乾夕惕,耗

尽心血，竭蹶从事，尚不能详尽。如此狂易成疾，不得众心之人，岂可付托乎？故将胤礽，仍行废黜禁锢，为此特谕。”

旨下，诸王及文武大臣，个个震惊。皇太子之废，已是第二次，诸王知道，大臣知道，这回太子被废，永无翻身之日。而一些王子，更是密切注意，谁会被册封为太子。

早期，皇上为废太子又向诸王大臣面谕道：“朕今虽六旬，赖祖父之福，自幼尝以英杰自许。朕于胤礽，非不能制，但今之人，善者少而恶者多。胤礽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胤礽因朕为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彼有一小太监善福如厕，皆遣人伺察。以此观之，当无处不留心伺察者矣！昨质问彼随侍二太监，当面唾辱，伊毫无愧色，其不堪可知！况前者释放时，曾有谕旨，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详载档册，今毫无可望，故有此谕。”

诸王大臣对此在早朝前已有所定，联名奏道：“皇太子乃皇上之子，皇上所知，较臣等更切。皇太子复立之后，皇上日加训诲，望期自新。今皇上同鉴其未改，重念太祖、太宗、世祖皇帝创立鸿业，不得已筹划备至，出自乾断，颁示谕旨，臣等自应钦遵。但皇上圣躬关系甚重，祈宽释颐养，臣等庶可稍慰。”

皇上痛恨太子不能成人，又晓谕诸文臣：“自释放皇太子以来，数年之间，隐忍实难，惟朕乃能之。即今皇太子饮食、服御、陈设等物，较之天朕，殆有倍之。伊所奏欲责之人，朕无不责；欲处之人，朕无不处；欲逐之人，朕无不逐。惟所奏欲诛之人，朕不曾诛，以朕性不嗜杀故耳。

凡事如所欲行，以感悦其心，冀其迁善也。乃朕如此俯从，而仍怙恶不悛，是以灰心，毫无所望，于臣庶，不安之处，朕无不知。今众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何则？或有身受朕恩，倾心向主，不肯从彼，宁甘日后诛戮者；亦有微贱小人，但以目前为计，逢迎结党，被朕知觉，朕即诛之，此岂非两处俱死之势乎？此数年间，侍朕左右之人，因朕有勿得责罚之命，故伊不知荼毒。至伊属下内外人等，种种垂楚，不可胜计。今即伊妻孥，亦皆寒心，俱以为当废，无一堕泪者。”

对于大臣奏请“宽释颐养”，皇上谕道：“自释放太子以来，数年之间，朕之心恩用尽，容颜清减，众皆缄默，曾无一人如此劝解者。朕今处置已毕，奏此劝解之言何用？”

皇上为防以后又有人进言复立，降旨道：“前次废置，朕实愤懣，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前废皇太子之时，朕所诛不过数人，皆皇太子恶劣所致。今锁拿之人虽多，朕惟将一二怙恶皇太子为恶者诛之，其余概不深究，不忍令臣庶无辜受戮也！嗣后，众等各当绝念，倾心上，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

皇上为示决心，遣官告祭于天地、太庙、社稷，这是首次废立未曾有过之举。皇上除再谕示诸王大臣外，并颁诏天下：

“朕延膺统绪，五十余年，宵旰孳孳，不敢遐逸。惟以不克仰承上天之眷佑，丕显祖宗之鸿庇为惧。在位弥久，惕励弥深，此内外臣工，海宇黎庶之祈共谅也！”

“缅维累朝创造大业之艰，主祭承祧，所系綦重。如朕忧劳，无闻晷刻。犹且苦涉渊冰，虑罔攸济。胤初向以狂惑成疾，难荷丕基，已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八日，特行废黜。嗣后重念父子之恩，冀其悔心易行，胤初亦当众矢誓，痛改前愆，因释其禁羁，复行册立。詎料年来狂疾益增，罪尤日积，昏暴僭越，罔有悛心。

“朕念天地祖宗付托之重，四海臣民属望之殷，如胤初者，既不率悔、而忝青宫，何以笃祜而对天下！仍行废黜，加以禁锢，既已诹日，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是用一特申废黜之由，宣示中外。书不云乎，一人无良；万邦以贞，澄清固本，奠亿年垂裕之国；式涣纶音，愜兆姓具瞻之愿。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传旨的是京中太监王雨。王雨早年与宗人府有关系，与年羹尧相识。因他自京中来，年羹尧盛情款待，目的是探问京中有关册立太子的大事。

年羹尧对王雨说：“我们在外面的督抚官员，是不是该奏闻皇上，请早日册立太子，以安臣民之心？”王雨听后郑重地道：“大人，皇上震怒，犹有余威，还不是上奏的时候，越大人就曾为此受斥。”

年羹尧与王雨虽是旧识，但无深交，有关册立太子之事年羹尧虽十分想多了解一些，但因不知王雨本身倾向哪一位王子，便不好直面探问，只好旁敲侧击。王雨告诉他说：“各省督抚，都十分注意京中情况。以后谁会被册立为太子，这是皇上之意，无人知晓。”王雨因接受了年羹尧丰厚的馈赠，便又就目前形势与年羹尧谈了一番。他说：“皇上对十四子胤禛十分器重，对皇八子依然憎